

中国近代文史资料考辨三题

左鹏军

[内容提要] 本文对曾国藩著作、容闳的一页读书笔记、汪兆铭诗的有关问题进行考订辨析,澄清了有关事实,补充了新材料。

[关键词] 曾国藩 容闳 汪兆铭 考订辨析

一、关于曾国藩的两个问题

1992年10月22日《文汇报》发表了马以鑫先生大作《曾国藩与〈曾国藩〉》,述及曾国藩其人和唐浩明著长篇历史小说《曾国藩》的有关情况。但是文中所述关于曾国藩与毛泽东、曾国藩的著作两个问题有误,兹不揣鄙陋,特为辨明如下:

(1) 曾国藩与毛泽东

该文说:“还在1917年,青年毛泽东在给友人黎锦熙的一封信中就表示:‘吾于近人,独服曾文正’。但此后却再未提起曾国藩。”按,这段文字不准确之处有二:其一,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长信中,盛赞曾国藩的学问洞悉“大本大源”,说过这样的话:“愚于近人,独服曾文正,观其收拾洪杨一役,完满无缺,使以今人易其位,其能如彼之完满乎?”^①马以鑫文中所引,错一字。其二,毛泽东自少至老,受曾国藩影响至巨,此不具论。至于说毛泽东自1917年以后“再未提起曾国藩”,并非事实。李锐先生在所著《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》中说:“年轻时留下的印象是这样的深,后来在延安,他还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《曾文正公家书》。”^②以李锐对毛泽东的认识研究,考之毛泽东一生的行事为人,此话当可信。李锐下此断语,亦不会言之无据。

(2) 曾国藩的著述

该文还说:“曾国藩除了上报朝廷的奏折,几乎没有什么著述。留下的就是数百封各式家书。”“也许公务缠身,虽好相诫(原文如此,当系“桐城”之误),追慕姚鼐,也无暇作文,曾国藩对写家书兴致不减;并从一开始就望弟、子收启装订成册。”这里也有两点须明辨:首先,不论如何评价曾国藩其人其业其文,仅就著述的数量而言,也不能不承认,曾国藩确是中国近代的“高产”作家和学者之一(没有理由否认他是“作家”和“学者”吧),近年岳麓书社出版的三十卷本《曾国藩全集》,是目前所见的搜罗最完备、校勘最精良的曾氏文集,关于曾国藩的著述情况,此书可谓最好的证明。事实是,曾国

藩除了奏稿一类官样文章(其中有的可能主要出自他幕僚的手笔,共12卷,达560余万字),除了两卷、1459封(而不是“数百封”)、达110万字的家书之外,还有大量的著述:书信10卷,540余万字;读书录一卷,30万字(这部分文字主要表现了曾国藩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理解和研究);日记三卷,160余万字;诗文一卷,48万字(其中含学术著作《孟子要略》);批牍一卷,54万字。这种岳麓书社版的《曾国藩全集》,总字数已达1500余万字。这还未把曾国藩编辑的《经史百家杂钞》、《十八家诗钞》等书籍计算在内。仅从这些情况来看,说曾国藩“除了上报朝廷的奏折,几乎没有什么著述”,实在难以服人,以其离事实太远故也。

其次,曾国藩的学问、诗歌、古文,都足以自立于近代名家之列,在晚清文化史、学术史和文学史上发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,而且,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前。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。陈衍在《石遗室诗话》中即推曾氏为宋诗派的代表诗家之一,将他置于重要地位。曾国藩的确说过:“国藩之粗解文章,由姚先生启之也。”(《圣哲画像记》)但是,他的古文,与其说是步武桐城,效法姚鼐,不如说是在继承桐城古文之基础上对“桐城三祖”的超越,对桐城“义法”的改造。正由于此,在晚清出现“同治中兴”局面的同时,一时也形成了古文中兴的局面。因此他的文章也颇得时人推重。曾门弟子、幕僚自不必说,即如黄遵宪这样的品评人物甚为谨慎的人,也曾在致梁启超的信中说曾国藩“古文为本朝第一”。梁启超更是对曾国藩推崇备至,以致于有为他立传的打算。关于曾国藩在晚清以迄现代文化史上的是非功过问题,实在太复杂,此处不拟展开讨论,只好俟诸他日了。最后想说的只是:要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、思想史、学术史、文学史,绝对无法绕过曾国藩这一巨大而复杂的存在。

二、容闳的一页读书笔记

对中国近代史有所了解的人,大概不会不知道香山人容闳和他的《西学东渐记》,但是关于容闳的其他材料就不那么容易见到了。笔者在台湾天一出版社1980年11月出版的《容闳传记资料》中,看到容闳在美国留学期间写下的一页读书笔记的复印件,这对研究容闳来说,弥足珍贵,读之不仅可以体察他留美期间的生活况味,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容闳的思想和性格。作为一般读者,展读这位中国留学生先驱的这页笔记,也是颇有趣味的事情吧。故对之做一介绍,以飨同道。

这页笔记的最上部为横行书写的June 26th 1853,按即1853年6月26日,这正是容闳在耶鲁大学读三年级的时候。下面的内容可分为两部分。上半部分为容闳用中文写下的近乎七言诗的四句话(直行书写),旁边是英文对译(横行书写)。现录出如下:

善似青松恶似花

The good resemble the evergreen

the wicked resemble the flower

如今眼前不及他

At present the one is inferior to the other

有朝有日霜雪下

There is a morning and a day when first snow fall

自见青松不见花

We only see the evergreen but not the flower

之后是容闳的英文签名：Yong Wing。按据容闳的英文翻译，第三句当为“有朝一日霜雪下”，第四句作“只见青松不见花”似更好些。这种情况的出现，或系容闳写作时之偶误，或表明长期在美国的生活，使他对中文已有些生疏，使用起来有时难以得心应手。

下半部分是容闳用中文写下的一句话（直行书写），旁边是用英文做的单字注音和单字释意（均横行书写），接着是横行书写的全句话的英文对译。现录出如下（英文单字注音和释意部分因字迹难以全部辨认出来，故略去）：

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

A great man never forget the heart he had when a child

之后是：May 11th 1854 Yale College，按即1854年5月11日，耶鲁大学。最后为中英文签名：容宏 Yong Wing。按，“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”语出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：“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”容闳写下此语时正是耶鲁大学四年级的学生。

1853年和1854年正是容闳在耶鲁大学修业的最后两年，从1847年4月抵达美国时算起到此时，已经过去了六七年的时间。至1854年11月，容闳就揣着耶鲁大学的毕业文凭，踏上回国的路程了。由这一页笔记可以了解：这位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中国留学生，在异国他乡，仍然深深地眷恋着祖国，以书写汉字、使用自己的母语来寄托对故土的怀念。他在近一年的时间里，两次留下了这样的笔记文字。虽已身居海外多年，容闳依然念念不忘中国传统的道德训诫，可见中国文化对他具有深刻的影响，更可见这个出身贫苦、受到完整的近代西方教育的海外赤子的“赤子之心”。由此我们也可以更多地认识到，容闳后来的思想发展方向和追求奋斗的目标，既有近代西方文化作为基础，更有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柢。今天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容闳的文化选择中获得某种启示呢？

三、《清诗纪事》所录汪兆铭诗匡补

钱仲联先生主编的《清诗纪事·光绪宣统朝卷》（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7月出版）收录南社诗人汪兆铭（精卫）诗五题九首并断句二则，即《被逮口占》四首、《狱中杂感》二首、《秋夜》一首、《中夜不寝偶成》一首、《咏杨椒山先生手所植榆树》一首、《除夕》句一则、《偶闻狱卒道》句一则。

上述诗歌的写作背景是这样的：1910年1月，汪兆铭与革命同志黎仲实、陈璧君等由香港悄然进入北京，在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（即太平桥）开设“守真照相馆”，作为秘密机关，先后图谋以炸弹暗杀太庆亲王奕劻、摄政王载沣，事败，汪兆铭与黄复生、罗世勋被捕，汪、黄二人被判永远监禁，罗被判监禁10年。1910年4月至1911年11月，汪兆铭被关押在法部监狱（北监），后被营救获释。《清诗纪事》所收汪兆铭诗歌全部为

此期间在北京狱中所作。

从书中看来,编者采录汪兆铭诗主要是依据陈衍《石遗室诗话续编》。据笔者所知,该书所收上述诸诗有数处不甚准确,两则断句亦非残句,而有全诗在,故不揣鄙陋,作此“匡补”之文,提供一点材料,庶有助于更准确地了解汪兆铭之诗,并就教于方家。

(一)该书所录《秋夜》诗:“落叶空庭夜籁微,故人梦里两依依。风萧易水今犹昨,魂度枫林是也非。人地相逢虽不愧,攀山无路欲何归?记从共洒新亭泪,忍使啼痕又满衣。”后录有作者“自注”曰:“此诗由狱卒辗转传递至冰如手中,冰如持归与展堂读之。”按此注不完整,全注为:“此诗由狱卒辗转传递至冰如手中,冰如持归与展堂读之。伯先每读一过,辄激昂不已。然伯先今已死矣。附记于此,以志腹痛。”

(二)该书录《中夜不寝偶成》诗:“飘然御风游名山,吐哺岚翠陵孱颜。又随明月堕东海,吹嘘绿水生波澜。海山苍苍自千古,我于其间歌且舞。醒来倚枕尚茫然,不识此身在何处。三更秋虫声在壁,泣露欹风自秋唧。群肝相和如吹竽,断魂欲啼凄复咽。旧游如梦亦迢迢,半施寒灯影自摇。西风羸马燕台暗,细雨危樯瘴海遥。”并引《石遗室诗话续编》之评论:“(精卫)《中夜不寝偶成》云云。自来狱中之作,不过如骆丞坡公用南冠牛衣等事。若此篇一起破空而来,篇终接混茫,自在游行,直不知身在囹圄者,得未曾有。”按若非手民之误植,则《清诗纪事》此诗题之第四字二处均作“寝”,此似为“寐”字之误,诗题当作《中夜不寐偶成》。

(三)该书所录《咏杨椒山先生手所植榆树》诗:“树犹如此况生平,动我苍茫思古情。千里不堪闻路哭,一鸣岂为令人惊。疏阴落落无蟠节,枯叶萧萧有恨声。寥寂阶前坐相对,南枝留得夕阳明。”后有作者“自记”曰:“椒山就义之岁,手所植榆树适活。数百年来,无敢毁之者。余所居狱室,门前正对此树,朝夕相接。”按此“自记”不完整,全文当为:“附记:椒山先生以劾严嵩下狱。就义之岁,手所植榆树适活。数百年来,无敢毁之者。相传有神怪。殆有心人藉此以存甘棠之爱也。余所居狱室,门前正对此树,朝夕相接。民国六年,重游北京,狱舍已划为平地,惟此树岿然独存。”

(四)该书录《除夕》句云:“今夕复何夕,圜扉万籁沈。”按此题下有诗二首,且今均存于《双照楼诗词稿》中,上引二句为第一首的首联,全诗作:“今夕复何夕,圜扉万籁沈。孤怀恋残腊,幽思发微吟。积雪均夷险,危松定古今。春阳明日至,不改岁寒心。”现将其第二首也录出如下:“悠悠一年事,历历上心头。成败亦何恨,人天无限忧。河山余磊块,风雨涤牢愁。自有千秋意,韶华付水流。”

(五)该书录《偶闻狱卒道一二》句云:“凄绝昨宵灯影里,故人颜色渐模糊。”按此诗题不确,当为:《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,余在北京狱中,偶闻狱卒道一二,未能详也,诗以寄感》,今亦存于《双照楼诗词稿》中。此题下有诗二首,上引二句为第二首之尾联,全诗作:“珠江难觅一双鱼,永夜愁人惨不舒。南浦离怀虽易遣,枫林噩梦漫全虚。鹃魂若化知何处,马革能酬愧不如。凄绝昨宵灯影里,故人颜色渐模糊。”兹将其第一首也录出如下:“欲将诗思乱闲愁,却惹茫茫感不收。九死形骸惭放浪,十年师友负绸缪。残灯难续寒更梦,归雁空随欲断眸。最是月明邻笛起,伶俜吟影淡于秋。”(下转第42页)

- ⑫⑬ 《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: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》Series III Volume 10 Page 14.
- ⑭ 同④, 第12—13页。
- ⑮ 同⑩第29页。
- ⑯ 《外交报》, 1904年, 第75期, 第26页。
- ⑰⑱⑲⑳㉑㉒㉓ 《清季外交史料》, 第2852、2871、2869、2882、2879、2911、2912页。
- ㉔ Gooch, Temperley: 《British Documents on Origins of The War》, 1894—1914, VOI IV Page 60—70.
- ㉕ 《论日俄战后之时局》, 《外交报》第116期。
- ㉖ 《东方杂志》, 1904年2月, 第25页。
- ㉗ 《论中立之不易守》, 《外交报》第87期。
- ㉘ 《论中国之中立乃放弃之别名》, 《外交报》第88期。

(本文作者系历史系95级研究生; 审稿导师: 吴机鹏教授; 责任编辑: 何文平)

(上接第30页)

另该书引陈衍《石遗室诗话续编》云:“(精卫)《除夕》句云:‘今夕复何夕, 圜扉万籁沈。’广州之役, 在北京狱中, 《偶闻狱卒道一二》云:‘凄绝昨宵灯影里, 故人颜色渐模糊。’以上诸诗录之, 以为圜扉生色。”按由于对此诗标题把握不确, 造成此段文字标点有误, 当作:“(精卫)《除夕》句云:‘今夕复何夕, 圜扉万籁沈。’《广州之役, 在北京狱中, 偶闻狱卒道一二》云:‘凄绝昨宵灯影里, 故人颜色渐模糊。’以上诸诗录之, 以为圜扉生色。”《广州之役, 在北京狱中, 偶闻狱卒道一二》, 当为上述《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, 余在北京狱中, 偶闻狱卒道一二, 未能详也, 诗以寄感》诗之略称。

(六) 该书“汪兆铭”条下有作者介绍, 录陈衍《石遗室诗话续编》评论文字若干, 中言及汪兆铭《秋庭晨课图》, 并引汪氏为此图所自记与题诗。诗云:“一卷残编在短檠, 思亲怀友泪同倾。百年鼎鼎行将半, 孤影萧萧只自惊。人事蹉跎成后死, 梦魂劳苦若平生。风涛终夜喧腾甚, 镇把心光对月明。”按此诗标题为:《先太夫人〈秋庭晨课图〉, 亡友廖仲恺曾为题词, 秋夜展诵, 泫然赋此》。若非由于手民误植, 首句末桱字似为“桱”字之误, 句当作“一卷残编在短桱”。

注释:

- ① 见《毛泽东早期文稿》, 湖南出版社, 1985年, 第85页。
- ② 李锐:《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》,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, 1993年, 第163页; 广东人民出版社, 1994年, 第150页。

(本文作者系中文系96级博士生; 责任编辑: 汪超宏)